



“ 汤姆 ! 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 汤姆 ! ”

没有回答。

“ 真不知道那孩子又干什么去了 汤姆你在哪儿 ! ”

没有回答。

老妇人拉下眼镜，从它的上面环视整个房间；又把眼镜推上去，从下面看了一圈儿。她很少，或者说，从不真正透过镜片来看那些“小”东西，比如一个男孩。这副眼镜很有档次，是她心爱的宝贝，戴它是为了显“气派”，而不是实用——就是戴上火炉盖她也一样能看清东西。这会儿找不到汤姆，她看起来有些不知该怎么办好。接着，她又说，声音虽不很大，但足以让所有家具都听得打一个激灵：

“ 好吧 我打赌 要是我抓住你 我就——”

她没有说完这句话，因为她必须喘一口气——这时她正弯着腰，拿扫帚在床下横扫，每扫一下她都必须喘一口气，才能支持她那胖胖的身体的下一次运动。然而，除了她的猫，她什么都没赶出来。

“ 我从没见过比他更要人命的孩子！”

她走向敞开的大门，站在门内向花园里张望，目光在西红柿枝蔓和曼陀罗花梗的间隙中搜寻。可是没找到汤姆。于是她又把嗓音提得高高的，向着远处喊：“ 汤姆你跑哪儿去了！”

一个很轻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，她迅速地转过身来，刚好抓住了一个小男孩的上衣衣角，止住了他逃跑的势头。

“ 对呀 我早该想到那个食品间。你在那里干什么了？”

“ 什么也没干。”

“ 什么也没干！看看你的手。再看看你的嘴。那都是些什么东西！”

“ 我不知道 姨妈。”

“ 哼 我知道。那是果酱——这就是答案。有四十次了，我说过有四十次了，如果你再动那些果酱，我就扒了你的皮。把鞭子拿过来！”

鞭子已经扬起在空中——拼死一搏的时候到了——

“ 天哪！看您身后 姨妈！”

老妇人撩起裙子，闪身转向后面，想躲过那所谓的危险。那孩子拔腿就跑，转眼间爬上高高的木围栏，消失在围栏背后。他那位波莉姨妈一脸惊奇地愣在那里，然后轻轻地笑了起来。

“ 这个该死的孩子，我怎么这么不长记性！像刚才那样的鬼

把戏他对我耍得还不够多吗？我这次怎么还不知道防范着呢？老糊涂鬼才是最大的糊涂鬼啊！俗话说得好，老狗学不会新把戏。不过我的天哪，他从来没玩过重样的花样，谁会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呢？他好像知道烦我多久不会真的惹我发火，他也知道只要能想法儿拖一会儿，或逗我笑一阵儿，他惹的祸就会过去，我甚至连一个手指头也不会戳他。我对这个孩子没有尽到责任，这是实话，一点儿都不错。《圣经》上说‘省了鞭子，害了孩子’。我知道自己这是在作孽，我们两个都会遭报应的。这孩子是被魔鬼附了身了，可是哎呀！他是我那死去的亲姐姐的儿子，这个可怜的小家伙，我怎么都不忍心打他。每次我放过他，良心都会受到谴责；可是每次打了他，我那可怜的心啊，就好像碎了一样。算了算了，《圣经》说得好‘人为妇人所生，日子短少，多有患难’。我想就是这么回事。他今天下午一定又要逃学，我必须惩罚他。明天让他干活！星期六别的孩子都在放假，而让他去干活，这惩罚也够厉害的。不过他最讨厌干活了，比做任何事都讨厌。但我得对他尽到责任，不然会毁了这孩子。”

汤姆的确逃学了，而且玩得很痛快。他回家的时候只赶得上给吉姆帮帮忙，吉姆是个黑人小孩，在晚饭前他们本应该准备好第二天用的柴火——这些活吉姆干了四分之三，不过汤姆起码还来得及把他的历险告诉吉姆。汤姆的弟弟（其实是异母弟弟）席德已经把他的活（拾碎木片）干完了。他可是一个乖孩子，从不胆大妄为，招惹麻烦。

汤姆吃晚饭的时候，像平常一样一有机会就偷着拿糖，波莉姨妈旁敲侧击地问他些话，那些话里暗藏圈套——因为她想

从汤姆的回答中抓到点把柄。像很多心地单纯的人一样，她有一种不切实际的自负，总认为自己是天才，很善于暗中算计别人，还具有诱人上当的说话技巧，以为她那些一眼就会被人看透的花招儿都是些高超的骗术。她说：“汤姆，学校里挺热的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，姨妈。”

“热得真够厉害，是吧？”

“是啊，姨妈。”

“你是不是想去游泳来着，汤姆？”

汤姆心头一惊——一丝让人不安的疑虑袭来。他小心地察看了一下波莉姨妈的脸色，没看出什么来。于是他说：“没有，姨妈——嗯，没太想去。”

老妇人伸出手摸摸汤姆的衬衫，说：“不过你现在并不太热。”

她很得意自己掩人耳目地了解到他的衬衫是干燥的。不过尽管她这么认为，汤姆已经嗅到了风声。所以他料到了她的下一个动作：

“我们一些人在抽水机那儿往头上泼水玩儿来着——我的头还湿着呢。您看见了吗？”

波莉姨妈很懊恼自己忽略了一个这么好的辅助证据，错过了显示机智的机会。随后又有一道灵光闪入她的脑中：

“汤姆，在你往头上泼水的时候。用不着把我在你衬衫领子上缝的线拆了吧，对不对？把你的上衣扣子解开让我看看！”

汤姆脸上的不安烟消云散。他解开上衣。衬衫领子缝得好好的。

“奇怪！好吧，随你去吧。我还以为你逃学去游泳了呢。我饶了你，汤姆。我看你就和俗话说的烧掉了毛的猫差不多——并没有外表看起来那么坏。不过只是这次……”

她半是惋惜半是高兴，惋惜的是她白费了心机，高兴的是汤姆居然也有听话的时候。

但是席德说话了：“哦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您给他缝领子时用的是白线，可现在是黑的。”

“噢，我用的的确是白线，汤姆！”

然而汤姆没等她说完这句话就跑掉了。当他窜到门口时，他喊：“席德，我会收拾你的。”



在一个安全的地方，汤姆检查那两根别在上衣领子下面的缝衣针，它们上面还穿着线，——一根是白线，一根是黑线。他说：“要不是席德多事，她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。真讨厌！她有时用白线缝，有时又用黑线缝。我真希望她能定下来用一种——这么换来换去实在让人搞不清楚。不过我打赌一定要为这件事揍席德。我得好好教训教训他！”

汤姆不是村中的模范儿童，不过对那位模范儿童席德他十分了解——甚至是厌恶。

不到两分钟，甚至还没有那么久，汤姆就忘掉了他所有的烦恼。这倒不是说这些烦恼对他来说不够沉重和强烈，其实它和成人的烦恼对成人的影响不差分毫的，然而一种新的、强有力的兴趣盖过了他的烦恼，一时间把它们驱散了——就像一个成年人在新的事业的激励下，会斗志昂扬，忘记自己的不幸一样。

这种新的兴趣是一种极具价值的吹口哨方法，他刚从一个黑人那儿学来，正在专心致志地练习。这种口哨的调子特别像鸟儿叫，那声音婉转流畅，还打着颤音，吹的时候，舌头需要不断快速轻触上腭——你或许还会想起这种口哨的吹法，因为你曾经是小孩子。勤奋和专心使他很快找到了它的诀窍，他大步走在街上，嘴里吹着和谐的调子，心中充满了成功的快乐。他这时的感觉就像一个发现了新行星的天文学家——不过，要是论起强烈、深切和纯粹的愉悦感来，一个小孩子的感受无疑还要胜过天文学家。

夏日的下午很漫长。这会儿，天色还没暗下来。汤姆忽然停住了口哨。一个陌生的家伙出现在他面前——那是一个比他

个头大一些的男孩。在圣彼得堡这个小得可怜的村子里任何年龄、性别的外来者都会引起不小的好奇。

这个孩子穿得相当讲究——在不是星期天的日子还穿得这么讲究。这可真让人吃惊。他的帽子做工考究，扣得紧紧的蓝料子短上衣又干净又整洁，他的裤子也一样。他还穿着鞋——而今天不过是星期五^②。他甚至还打着领带，那是一条漂亮的缎带。新来的孩子显出一副城里人的神气，这使汤姆大受刺激。汤姆瞪着这个华丽的家伙，越看越有气，他对那身漂亮的衣服慢慢昂起了脸，皱着鼻子露出不屑的神情，同时也觉得自己的衣服好像越来越寒酸。两个人谁也不说话。一个人移一下，另一个也跟着移一下——他们侧身相对，横着挪动脚步绕圈，脸始终对着脸，眼睛也狠狠盯着对方。最后，汤姆说：

“我能揍扁你！”

“你揍给我看看。”

“哼 我就是能揍扁你。”

“你根本揍不了。”

“我能揍。”

“你揍不了。”

“我能。”

“你不能。”

“能！”

在这部小说中，圣彼得堡有时被称为“村”，有时被称为“镇”，所指的都是一处地方。

这里的男孩子只有在星期天才穿正式的衣服和鞋子，平时穿得很随便，而且光着脚。

“不能！”

接下来是一阵让人怪不自在的沉默。然后，汤姆说：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你恐怕管不着吧。”

“哼 我就是要管它。”

“哦 你管管试试啊？”

“你要是再说一句废话 我就要管了。”

“就说——就说——就说。你管啊。”

“哦，你觉得自己挺不错的，是吧？要是我想的话，一只手绑在后面就能揍扁你。”

“好啊 那你怎么不动手呢 你说你能的呀。”

“好 你要是再这么贫嘴贫舌 我就真动手了。”

“啊，是啊——你这种人我见得多了，光说不练，最后都把自己弄得下不来台。”

“别臭美了！你现在觉得自己是个人物，是不是？啊，好漂亮的帽子！”

“你就算不喜欢它，也得凑合着看。我看你敢不敢把它弄下来——谁要是敢 谁就是在太岁头上动土。”

“你是个吹牛大王。”

“你也是。”

“你就会吹 从来没玩过真的 只会动嘴皮子！”

“噢——滚蛋吧！”

“我说——你要是再说这些不知深浅的话，我就用石头敲碎你的脑袋。”

“啊，当然，你有这个胆量！”

“哼 我会做给你看的。”

“ 嗯，那你为什么不动手呢？你为什么总在说空话？怎么不动手呀？那是因为你害怕！ ”

“ 我才不怕呢。”

“ 你怕。”

“ 我不怕。”

“ 你怕。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他们还是互相瞪着，侧着身子，挪着小步，彼此对峙。忽然他们的肩抵在一起了。汤姆说：

“ 从这滚出去吧！”

“ 你自己滚吧！”

“ 我才不呢。”

“ 我也不。”

于是他们站住了，每个人都后撤一条腿，站成便于使劲的弓步，较起劲来。两人心中怀着仇恨，眼中冒着怒火，用尽全力推挤对方。可是谁也没能压过谁。他们一直较到热汗淋漓，脸红脖子粗，才相互提防着松下劲来。汤姆说：

“ 你是个胆小鬼，是小狗。我要到我的大哥哥那里告你。他用一个小手指头就能把你打趴下，我会叫他来收拾你的。 ”

“ 你当我会怕你的什么大哥哥？我有一个比他还要大的哥哥。他不但能把你打趴下，还能一把把你扔过围栏。 ”（两个哥哥都是临时编出来的。）

“ 你撒谎。”

“ 你说我撒谎没有用 真的就是真的。”

汤姆用大脚趾在泥地上画了一条线。然后说：

“你要是敢跨过这条线，我就会把你揍得爬不起来。谁敢跨谁倒霉。”

那个新来的孩子立刻一步跨了过去，说：

“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现在做给我们看看吧。”

“不用你现在激我 你自己多加点小心吧。”

“好啦 你说你要动手的——为什么还不动啊？”

“啊哈，天下哪有白干的事。不过这种小事，就算你只给我两分钱 我也会去做的。”

新来的孩子从口袋里面掏出两个大铜板，放在手上伸给汤姆看，脸上露出嘲弄的表情。汤姆一下子把它们打翻在地。两个孩子顿时抱在一起，打成一团，他们在尘土中摔跤翻滚，好像两只斗架的猫一样；他们相互扯头发，揪衣服，用拳头直捣对方的鼻子，又是撕又是抓，这样打了差不多一分钟，满身的尘土记载着他们的光荣。局势很快明朗起来。在重重战中，汤姆露出头来，他骑在新来的孩子的背上，用拳头狠狠地捶他。

“服不服！”

那孩子不住地挣扎。他哭起来——主要是由于愤怒。

“服不服？”汤姆的拳头不断落下。

最后，那个外来孩子忍住哭泣，憋声憋气地冒出一句“服了！”汤姆让他站了起来，说：

“现在你该领教了吧。下次要耍贫嘴时，最好先看看对方是谁。”

新来的孩子拍着身上的土走开了，一边走一边还抽噎着，他不时回过头来看看，口里威胁着“等下次再碰上”他会如何收拾汤姆。汤姆嘴边挂着讥讽的笑容，针锋相对地回敬他几句，

然后，得意扬扬地走开了。可他刚转过身去，那新来的孩子就拾起一块石头向他打来，正打中汤姆的后背，然后那孩子撒腿就跑，好像一只逃命的羚羊。汤姆随后追赶这个不讲信义的手下败将，一直追到他家门口，于是知道了他的住处。

汤姆在对方的大门外守了一阵子，挑衅他出来再打一架。对方只是从窗户中伸出头来对他做鬼脸，但就是不肯出来。最后对方的母亲出现了，她说汤姆是个心肠恶毒、粗俗下流的野孩子，并命令他离开。于是汤姆走了，不过他扬言一有机会还会再收拾那个孩子。

汤姆那天晚上回家相当晚，当他小心翼翼地 from 窗户爬进去时，发现了埋伏，原来是他的姨妈正在等候着他；波莉姨妈一看到他那身被弄得又脏又破的衣服，就更坚定了下午的那个决心——一定要罚他在星期六假日干活。

2

星期六的早晨来临了，整个夏日世界明媚而清新，显露着无限生机。每个人的心里都流淌着一首歌，如果这颗心是年轻的，那歌声就会从双唇间冒出来。人们脸上洋溢着笑意，脚下步履轻快。刺槐正在吐蕾，空气中弥漫着花的香气。村外高处的卡蒂夫山草木繁茂，一片青翠，它与村庄间的距离不远不近，好像一片乐土，散发出静谧诱人的梦幻气息。

汤姆一手拎着装石灰浆的桶，一只手拿着长柄刷子，出现在人行道上。他打量了一眼围栏，所有的快乐都烟消云散了，一阵深沉的忧郁笼住心灵。围栏有三十码^①长，九尺高！生命对他来说好像失去了意义，活着成了一种负担。他长叹一声，用

① 码是英制单位。1码=3英尺或36英寸，比1米短，大约为1码=0.9144米。在这篇小说中提到的“里”、“尺”、“寸”都是英制单位，1英寸=2.5400厘米，1英尺=12英寸=0.3048米，1英里=1.6093千米。

长柄刷沾了一下灰浆，从木板的上方开始向下拖；重复这个动作；再重复一次；和眼前这一小条已经刷过的围栏相比，远处那些没刷过的围栏长得好像没有尽头，汤姆泄气地一屁股坐在旁边的木头箱子上。

吉姆拎着一只铁皮桶，蹦蹦跳跳地跃出大门，嘴里还哼着“布法罗的姑娘们”。到村里的抽水机那儿去提水，这原来是汤姆最痛恨的活儿，可是现在它不那么令他讨厌了。汤姆记起在抽水机旁总有一群男孩女孩，有白人、有混血儿、还有黑人；在轮到自己打水之前他们都在一边等着，打打纸牌，斗斗嘴，开开玩笑，嬉闹一番。他记得虽然抽水机离这只有一百五十码远，可吉姆从来没在一个小时之内把一桶水拎回来过，就算这样，还要常常派人去找他。

汤姆说：“嗨，吉姆，你来刷一会儿围栏，我去替你打水”。

吉姆摇着头说：“不行，汤姆少爷，老太太让我赶快把水提回来，不许在路上和人闲扯皮。她特别说汤姆少爷可能会叫我刷围栏，她说让我只管去干自己的事——她说要亲自来看你刷围栏。”

“哦，别管她说了什么，吉姆。她总是这么说。把水桶给我——我用不了一分钟就回来。她不会知道的。”

“哦，我可不敢，汤姆少爷。老太太会把我的脑袋揪下来的。她真做得出来”。

“她她从没揍过一个人——最多也就是用顶针在头上戳一下——我倒想知道谁会在乎这个。她就是嘴上厉害，可是嘴上厉害怎么也伤不了人——只要她不哭就行。吉姆，我可以给你

一个宝贝 我给你一个白色的大石弹！”

吉姆开始动摇了。

“白色的大石弹啊 吉姆 那可是个很厉害的石弹。”

“我的天！我说，那可真是是一个带劲的好家伙！但是汤姆少爷，我实在是害怕老太太——”

“另外 如果你答应 我就给你看我那个坏了的大脚趾。”

吉姆不过是一个凡人——这种诱惑对他来说太大了。他放下水桶，拿起了白色的石弹，弯下腰来，等汤姆把大脚趾上缠的布解开后，就聚精会神地看起来。

然而一切在瞬时发生了变化！

吉姆捂着屁股拎着水桶飞一般地跑出门去；汤姆卖力地刷着墙；而波莉姨妈手中拿着一只拖鞋，正回身往屋门走去，眼睛里流露出掩饰不住的胜利的喜悦。

汤姆的劲头没有持续多久。他想起了自己原本把今天计划得多么有趣，于是心中越来越难过。一会儿那些自由的孩子就会出来玩，他们会做各种各样的游戏，开始一天丰富多彩的快乐行程；他们会尽情地取笑他，用尽全世界所有嘲笑的方法，因为他不得不干活——这种想法像火烧一样煎熬着他的心。

他翻出了他全部的财宝开始清点——一些玩具、弹子以及其他的小玩意儿，它们也许够收买别人替他干一小会儿活，可是即使再增加一倍也不够换来哪怕半个小时的自由时光。于是，他把那些可怜的财产收回到口袋里，放弃了想要用东西收买别的孩子替自己干活的念头。就在这令人绝望的黑暗时刻，一个绝妙的点子出现在他的脑海中。什么也比不上一个伟大的、令人惊叹的、气势磅礴的好点子有用啊

他拿起刷子安静地干起活来。很快，本·罗杰斯出现在他的视野中——在所有的男孩中，汤姆最头痛的就是他的嘲笑。本迈着三级跳的步子过来了——这证明他心情愉快，兴致高涨。他正在吃一个苹果，嘴里还不时发出旋律悠扬的拉笛声，一会儿又是低沉的丁东东、丁东东的响铃声，他正假装自己是一艘汽轮。当走近时，他放慢了速度，航行在街中间。他装模作样地把右舷大幅度地倾斜过来，好像在费很大力气把船逆风停住，他做得很在行也很投入——因为他正在扮演的是“大密苏里号”，认为自己是排水量为九尺的大汽轮。他既是船，又是船长，还扮演着指挥轮机的铃铛，所以他不得不想象自己站在自己的顶层甲板上发布命令，同时又执行命令：

“停船，伙计，丁——啊——零——零！”船差不多停住了，他慢慢地靠向人行道。

“掉过船头！丁——啊——零——零！”他的胳膊直直地伸着，硬挺挺地竖在身体两侧。

“右舷后退！丁——啊——零——零！哧呜！哧——哧呜——呜哧呜！”这时他的右手画起圈来——它代表着一个直径四十尺的大转轮^①。

“左舷后退！丁——零——零！哧呜——哧——哧呜——哧呜！”左手开始画圈。

“右舷停止！丁——啊——零——零！左舷停止！右舷向前！停止！让外侧慢些转！丁——零——零！哧呜——呜——呜！把船头的缆绳拿来！动作快点！来——把船侧的缆绳也拿

旧式的汽轮靠船两侧的大转轮推动前进。

出来——你在那儿磨蹭什么呢！拿绳套子套住船桩，再绕一圈！现在就这么拉——放手吧！关掉机器，伙计！丁——啊——零——零！哧！哧！哧！（模仿气门撒气的声音）。

汤姆在继续刷围栏——根本没注意那艘“汽轮”。本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

“哎呀，你可真是倒霉呀，对不对！”

没有回答。汤姆像个艺术家那样仔细地端详着他刚刚完的那一笔，然后又轻柔地补了一刷子，再仔细审视现在的效果。本走过来，并排站在他身边。汤姆被那个苹果馋得直流口水，但他依然装作在专心干活。本又说：“嗨，老伙计，你在干活啊？”

汤姆猛地一回头，说：“噢，是你呀，本！我都没感觉到。”

“嘿——我正要去游泳，我能去。你觉得你能去吗？不过当然你宁愿干活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只能这么做！”

汤姆若有所思地看了那个男孩一眼，然后说：“你说的干活指的是什么？”

“怎么，那不是干活吗？”

汤姆又接着刷起围栏来，用毫不在意的口气说：“好吧，也许这是干活，但也许不是，我所知道的只是，汤姆·索亚很喜欢它。”

“喂，得了吧，你用不着假装喜欢干这个吧？”

刷子继续挥舞着。

“喜欢干这个？嗯，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不喜欢干这个。难道一个男孩会每天都有机会粉刷围栏吗？”

经这么一说，这件事情变得与众不同起来。本不再啃那个

苹果。汤姆轻巧地上下挥舞着他的刷子——不时退后一步看看效果——在这儿或那儿补上一刷——再挑剔地端详一番——本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，越看越觉得感兴趣，越看越被吸引住了。现在，他说：“哎，汤姆，让我刷一会儿好吗？”

汤姆在考虑——刚想同意，但突然又改变了主意：“不——不行——我想恐怕不能这样做，本。你看，波莉姨妈很在乎这道围栏——你知道，它正对着街呢——如果它是后面的围墙我就不在乎了，她不会在乎。没错，她实在是太看重这道围栏了，它必须被刷得很仔细。我估摸一千个，也许是两千个男孩中也不能有一个能做好这件事情。”

“别这样——好吗？哦，来吧，快点——就让我试一下。就试一小下——如果我是你，我就会让你刷，汤姆。”

“本，说实话，我倒是愿意，可是波莉姨妈——唉，吉姆想刷，但她不让他刷；席德也想刷，她也不让席德刷。现在你该知道我为多难了吧？如果你来刷这道围栏，万一出了点什么事——”

“哦，不会的，我会非常小心的。现在让我试试吧。嘿——我会把我的苹果核儿给你。”

“啊，这——不，本，还是不行。我怕——”

“我把整个苹果都给你！”

汤姆一脸不情愿地把刷子让了出去，但是心里乐开了花。当刚才的汽轮“大密苏里号”在太阳下挥汗如雨地刷围栏时，卸任的艺术家正坐在树阴下的一个倒扣的水桶上，惬意地晃着两条腿大嚼苹果，心中计划着诱引更多天真的替罪羊。这样的人选可真不少，孩子们陆陆续续地都出来了，他们开始时都嘲